



徐侯壘夫主
鄧尉十景題跋



鄧尉十景記

虎山橋

凡游鄧尉者必繇虎山橋虎山固鄧尉諸山之始也其地
四面皆山中漚二堰以受諸山之水迴環上下約二十餘
里有石梁在亂山中堆跨二堰間層巒疊嶂映帶無已而
左右巨浸波光極目正如長虹夭矯橫亘碧落每一登眺
不復知此身之在塵世矣余每謂鄧尉二堰是不減西子
湖以其山水相得也然西湖諸山奇麗處正如子瞻所云
淡粧濃抹獨能擬似若鄧尉二堰則如仙真勝流不可方
物矣余避世土室足不窺戶惟春秋僅一出展先文靖公



之墓而獨以酷愛鄧尉山水之勝不得不破土室之戒一
歲中嘗三四過之每至虎土橋輒徘徊不能去也

司徒廟

司徒廟栢千年物也雄奇儼蹇各極其致有非圖畫之所
能盡者殆不減杜少陵所詠孔明祠前栢也零落空山榛
蕪滿地昔人祠宇湮沒無聞多矣而此獨以栢樹得傳不
亦異乎或曰此漢高密侯祠也

銅坑

過虎山橋為龜山龜山之麓直接平堤夾岸榆柳皆在下
堰中遙望水面有物如螺雜樹蒙之浮廟敞也堰之盡長

虹縹緲如綫銅坑橋也外則太湖巨區矣烟水淪連山林
宵冥而輕帆出沒直浮天末亦一山之絕

銅井

鄧尉諸山銅井最勝以其有石有泉也其頂高出諸山獨
有二大樹冠之遠見三十里石磴盤紆拾級而上既陟其
巔有巨峰橫堰大如十間屋其高幾丈嵌空峻嶒作勢奇
妙峯下有泉二俱在石罅中石皆青碧色其質細潤如古
銅器而泉深如井故名銅井一云泉底有銅故水味嘗溢
要不可考也峰側有古廟居二大樹下廟旁精舍三四楹
坐臥食息與奇峯相對而烟雲出沒皆在足底真殊境也

石壁

鄧尉諸山苦少奇石故石壁雖在僻遠而游履之所必到也先自平疇躡山麓而上數折至山之半闢徑如砥夾路皆松杉也上倚巉巖下俯太湖湖水沕泮吞嚙山足風起則谷嘯水湧聲聞甚遠盤山而行二里許將至石壁下又有一峯渾之再轉而入其徑最狹過數武忽有平地周數畝上即石壁也石固遜銅井之靈妙而獨以椎峭作奇新截如倒削壁也色正黃勢迴抱不減赤城矣中有精舍游者至此必止息焉

槎山

鄧尉看梅名勝處玄墓稱絕餘則馬家山董墳朝元閣槎山礪上皆其選也然馬家山朝元閣皆有梅花而無太湖山不得水其勢不奇礪上固臨湖然一面取致曠而不深惟槎三回皆崇山峻嶺復自平田中突起一小山之麓直入太湖中登山瞰湖則遠水兼天一望無際而迴顧三面凡巖壑壁塢籬落叢薄幽深窈窕曲折層疊無非梅花也春日既麗花光照眼正如玉波雪浪洶湧青巒碧巘間自與澄湖萬頃爭奇矣

七十二峯閣

顧文康公墓在潭山之麓七十二峯閣即丙舍也閣旁多

長松巨石後有峭壁雄踞閣背山面湖一望而七十二峯之峯勝皆在目矣黛眉螺髻縹緲烟波間吾不能為形容也

西灣

西灣在玄墓之西太湖至此一曲故名西灣其地為鄧尉山中最僻處人跡罕到而多隱者依山為村山家野店無不朴古山多叢竹彌衍數里亦諸山所無也余喜其地之僻嘗游息焉地在湖濱中夜濤聲直薄于枕意即唐張潮所詠之西灣也隔湖即鳳凰山也

礪上

礪上亦名東灣以與西灣相對也多高崖拔起湖中亦有平沙浮衍波面崖上下皆山家屋宇籬落井井行列屋後皆高山循山皆梅花數里中無雜樹軒窗乍啟波光如射而蒹葭離披天水與俱永直移我情矣

玄墓

名勝志云吳之山惟玄墓最僻亦最奇面湖險隩丹崖翠壁望之若屏又名鄧尉法華障其前銅坑青芝迤邐其左游龍界其右岡連嶺屬詭狀殊態不可殫述余以為此固他山之所有也未足盡其勝也若以梅花為香國迴環百里皆梅與山水相間此天下之山之所無也而尤奇者以

漁洋為屏太湖為沼左右開障其整如列眉此種氣象苟非
開法王座則何物足以當之勝國末萬峯和尚駐錫于此
故玄墓亦名萬峯歷年三百昔祇林覺路蕪沒于荒榛哀
草中不可復問矣烈皇初三峯和尚重居祖席稍稍興復
然十不得一也今剖和尚繼之而法席愈盛嚴締構二十
餘年于是叅差殿閣危樓傑觀遍滿山崖掩映于深林茂
樹之間焔耀金碧尤為勝槩考之書記問之故老不特盡
復其舊實什伯當時云

鄧尉畫冊復還記

余昔畫鄧尉十景冊為剖翁大師壽寫景命意頗極筆墨

之致自謂不讓古人見者亦皆驚嘆絕例舉以似師師展
卷快賞手授其侍司命什叢藏之且語余曰當以永鎮山
門也自是此冊傳播人口凡有好事嗜奇者入山必請而
觀之更有未曾遍歷山中名勝者反以此冊為津梁幾于
按圖索駿不階少文臥游自是此冊益為好事者所重
今方丈繼席以前人所傳益珍重藏弄有淮上某者家富
收藏素精賞鑒入山問道因請此冊欣賞遂攜去作米顛
乞帖狡獪請以三十金為償今方丈及山中耆舊皆不願
也時時渡江涉淮以索此冊頻歲無間而某堅不肯還至
某歲某捐館舊監寺僧復渡江涉淮以索之此冊始得復

還吳門然時值歲荒常住無以飽衲子而往還之費又不
下數金無所出因復以此冊質于吾友吳子吳子欣然如
數應之喜相告語余遂于辛酉春夏之交復作一畫冊以
償吳子而購此冊復歸之鄧尉常住焉昔李衛公好奇成
癖遺命教其子孫不得以平泉莊一樹一石與人此固達
人所笑然若子孫固守其前人之所傳則自當爾况法書
名畫足為家世故實者又非樹石之比也吾故益重今方
丈及山中者舊之不欲得多金而必索此冊然間關往復
如此不易今既復還尤不宜輕以示人恐復為有力者負
之而趨也雖然世出世間一也後賢固守其前人之貽而

必欲取之而後快是東坡居士所云天下豈有無父之人
哉一聞是而當息其取之之心矣故身與鬼所不能守者
惟此足以守之也余畫冊為丁酉歲時剖翁年六十今歲
辛酉余亦六十復歸此冊焉亦奇矣因此筆記之

徐侯齋鄧尉十景圖冊跋

徐侯齋先生抱高節生平足未嘗入城市百餘年來書畫
之流吳下人家幾以有無定清俗予入支硎嘗訪其葬處
瞻澗上之遺祠蕪歲弗治為之慨然今年忽購此冊鄧尉
十景圖冊不禁因緣蓋山水既奇隄而畫與文筆之妙又
足以發其靈秘真先生晚年極用意之作也余自辛酉初
夏挈蘭貞薄游光福靈巖諸勝歲月云邁此境時縈夢想
今得斯冊每明窗翠几相與滄茗靜觀恍若搃楫銅坑身
度虎山橋千峯萬壑有應接不遑之致載讀諸題記又知
其以文靖公墓在山中故至輒留連而不能去直覺鄭所南

潔

之高風距人不遠豈特以我所謂獲一珊瑚鈎而已哉蘭貞請予跋
器初自以少指其後曰書時
嘉慶庚辰夏仲吳寫識於後雷春軒時年七十又六

又跋

此跋已刻入存德齋內 卷二

是歲初秋從簡莊孝廉借得先生居易錄堂集校其題記
與真蹟亦無大異同及讀鄧尉畫冊復還記一篇乃知當日吳下人珍重是冊已如寶玉大弓因亟錄以贖同好按
先生以下酉歲作鄧尉十景畫貽元墓剖上人俾作山門
永鎮旋被淮上富家奪去屢索不還直至其人死始得構
歸蓋已大費經營矣既而又因歲歉絕糧質于吳子先生
更無一本與吳易原冊而仍納諸方丈時則辛酉歲也距

初寫時蓋已二十有五年矣按吳子名昌文字修之吳江
人諸生御史煥叔子先生姊婿也今此冊不審是初本抑
係重寫本惜無歲月可徵細觀其始末要匪直為先生生
平傑構亦禪林一段公案不意展轉流傳為予無意得
之且先生初寫于丁酉歲重寫于辛酉歲而予游鄧尉之
歲恰又值辛酉相距百數十年事機造符如此豈真所謂
有翰墨因緣者耶蘭貞自是不可以無述也再志于後并屬簡莊菴圃跋之二君
皆予昔日同尋磻上遺祠者也

附
書徐昭法先生手札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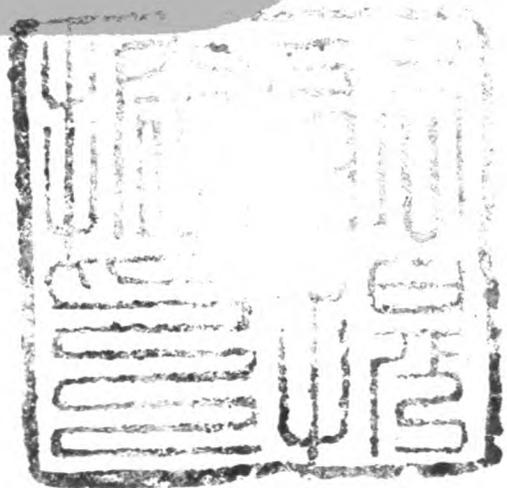
元和惠周惕

右徐孝廉昭法先生所與周惕手書前後共十有七幅先生于丁未秋自蓮華峯遷于東渚之宜橋宜橋地僻少人傍橋南北相傳里人建是橋南北行者以為便遂名曰義橋以義為宜蓋土音之訛也橋南稍有林竹望之蒼蒼然為張處士德仲之家先生于是就其屋以居自橋北行遠迤而西未百步即人衆而居稠所謂東渚村者也又稍西其地稍閑曠有屋數十椽翠竹千竿桑柘百本環其左右先君之室在焉先君棄諸生後隱居于此不妄交接獨喜先生之來先生品行高一世與先生為舊相識于是相見

懽甚往來過從輒移日子兄弟輒操几杖以隨先生見予
年少貌恭因從容問予能詩文乎予前再拜謝不敏久之
乃敢出其所作先生輒嘆息以為佳自後予無日不來來
則流連永日不能去也去則先生又手書以招之前後所得
翰墨不可勝記而是時先生之甥超士超士從甥次耕皆
皆從吳江來省先生予遂得與二子定交往往賦詩飲酒
為笑樂而先生輒從旁鼓掌撫几以助其懽雖極淋漓噴
倒而不厭如是三年而先生復遷去又十餘年先君無祿
即世而張處士德仲者已先先君死五六年矣予兄弟自
先君之亾含報履與吾母相守而予又不肖感感焉不

能給朝夕于是北走京師以餬其口超士亦遭父喪致窮
困就錢塘幕獨次耕以博學宏儒薦獻賦闕下官簡討則
幾于壯矣然與予遇京師中猶以祿不足養為嘆則夫先
生遷去之後雖不能審知其詳要其齒髮憔悴饑寒之地
而欲求向時飲酒笑樂之情蓋不問而知其減八九矣予
之來京師也哀集先生手書裝之以俱往往秋風獨夜篝
燈披覽若歷歷見先生于宜橋竹樹之傍與先君子對坐
談笑且見次耕超士執簡操筆以進而予兄弟亦若揖讓
進退于其左右之間不覺盡然涕泗之橫集也歐陽公曰
讀其書想見其人予于是冊不獨溯先生之風流且于人

世盛哀聚散之外戚戚烏有來梓霜露之悲也已於是嗟
噉掩淚而書大略于其卷之後德冲名我城明末舉賢良
方正超士姓吳名雄嘉興府學生次耕姓潘名耒少立高
節從先生游慨然有避世之志因改姓氏曰吳開奇故先
生書謂之開奇云蔚廬周惕題于薊門旅舍



以先生
案居易堂集載此跋諸及圖冊後漢記云以丁酉歲

作鄧尉十景畫胎元摹刻上人碑作山阿永鎮

旋被淮上富人豪奪其人死始得索還蓋已大

費經營矣既又以儉歲絕種質于吳昌文先生姊

婿也先生乃更寫一冊與吳易原冊而仍納諸方丈

時則辛酉歲也距初寫時蓋亦五十年矣此冊亦舊歲

小宛書也莫知是初本抑因重寫本也追溯先生初寫

丁酉歲重寫字亦自而手與漸之遊鄧尉怡又在

丁酉一若與有熟思之緣者今重寫此冊則又在

世盛哀聚散之外戚戚焉有來梓霜露之悲也已於是噓
噓掩淚而書大略于其卷之後德仲名我城明末舉賢良

百一刺那間一百五十餘日而滿貞之下世已五兩

寒暑矣昔人謂書畫長流天地間者筆墨也

先劫火中現去來相又奚足以圖恒河沙數也

禁為之問世懷聊為空門語一段公案日不

禁閣筆無然也癸酉端陽後一日免琳老人時年

十有一二刻在懷德堂景園丹跋後



